

美 国 新 科 技 探 案 小 说

A novel by Les Martin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Darin Morgan

THE X FILES™

骗局



方 容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00170000

X档案系列

骗局

方容译



T H E (X) F I L E S

TM

HUMBUG

A novel by **Les Martin**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The X-Fil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Darin Morgan**

I 712.84
1965

R3M46/110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Harper Collins
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中译本© 1998
少年儿童出版社

编 局

莱斯·马丁 著
万 容 译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赵元真
责任校对 王 蕾 技术编辑 杨林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3.7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5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排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印数 1 - 21,000

ISBN 7 - 5324 - 3628 - 4/I · 1547(儿) 定价: 6.00 元

序

西方的小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到诸如《尤利西斯》那样的意识流，以及尔后的种种现代派，其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和本质还是写人，写人的心理、思想与命运，以及它们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适应与开拓、矛盾与冲撞；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中国小说亦然）。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流行一种以高科技（诸如生物工程、星际飞行、电脑技术）等为背景的侦探破案小说，将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上适当的科幻想象，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种种离奇古怪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案件，然后以推理、侦破的形式演绎故事，使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产生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对人类的未来、对茫茫宇宙产生一种童话式的向往与联想。而这种向往和联想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因此，它在发挥小说的功能(美学功能)的同时，又可激励青少年去努力学习，追求科学与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小说，对我们当今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是有益的。同时，这些小说又与影视同时推出，也增强了它们的影响与效果。

很高兴地得知少年儿童出版社肯花钱引进这套有意义的书。我相信它在丰富我国小说的品种、开阔读者视野、传播科学文化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萧乾 文洁若

1998.8.2

大鼻子

“**棒**极了。”他说，“看仔细了，尽量别眨眼，也别转过头。我真切希望你们最近没吃什么东西。”

慢慢地，他把那枚长钉子塞进自己的右鼻孔。等到用手推不进去时，他开始用锤子砸。

斯考利咬紧牙关。她不想让木瓜博士看到她皱眉挤眼。“你肯定属于那种少有的、神经末梢没有疼痛感的人。”她镇定地说。

木瓜博士朝她笑着，鼻孔里扎着钉子。

“说得对，”他说，“你就这样安慰自己吧。”

第一章

这个夜晚就像是恐怖电影里的夜晚一般。

乌云在惨白的月亮边翻滚着涌动着。

月光下，热带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

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还有狗吠声。

但是，夜幕下两个独自玩耍的男孩却并不害怕。他们一个七岁，另一个才五岁。在自家后院的游泳他里玩，他们觉得很安全。他们没注意到那个悄悄爬近他们的动物。

那个动物有着人身和人头，但全身从头到脚却覆盖着鱼鳞一般的壳，就像一个海底恶魔。它一步步他靠近了，孩子们还在快乐地拍水。

它悄无声息地潜到水底深处，惨只潜水艇般不露踪影地向孩子们游去。

突然它大吼一声冲出水面。

孩子们哪有机会逃脱，他们只有高声尖叫！

接着他们大笑起来。

“爸爸，放开我！”小的那个孩子叫着。

“爸爸，我就知道是你。”大孩子说。

“哦，真的？”杰拉德·格莱兹布鲁克说，“我现在可是把你们抓住了。”

格莱兹布鲁克抓住他的大儿子罗伯特，两个人在水里扭斗起来。

“哇，爸爸！”罗伯特边打闹边尖叫着。

他的弟弟莱昂纳尔扑到他爸爸满是鳞皮的背上。

“两个对一个，不公平。”格莱兹布鲁克说，但他还是跟他们玩了一会儿。

最后，他把孩子们甩下来，说：“行了，孩子们，你老爸累了，路上很辛苦，演出太多了，又没怎么跑步。”

“我真高兴你回来了，爸爸。”罗伯特说。

“我也很高兴。”莱昂纳尔说。

“今年出去是不是看到很多希奇古怪的东西？”罗伯特问。

“我得花一个冬天的时间和你们讲呢，”格莱兹布鲁克说，“不过你妈妈现在要你们回去睡觉。”

他笑着把他们托出游泳池，在他们的屁股上拍了

一下，看着他们跑回屋子里去。

他伸了伸胳膊腿，浸湿了的鳞皮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他看看水，或许他应该游上几圈，这样身体慢慢就会恢复过来。

格莱兹布鲁克虽然看起来像个海怪，但他游泳的本事可不像。他笨拙地狗爬似的游着。游了十来圈他已经是气喘吁吁了。他想今天晚上游得够多了，明天可以游上十五圈。这会儿他只想仰面朝天躺在凉爽的水上，好好轻松一下。出门在外有时候也不错，但是哪儿也不如家里好。

他想着停在路边的面包车，上面画有他的艺名：“鳄鱼人”；还有用鲜亮的颜色画着一幅他在水箱中的画，画的下面是一行字：“他是动物？还是魔鬼？”

格莱兹布鲁克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该让这车歇歇了，自己也该歇一歇。

他隐约听见狗在远处叫。他迷迷糊糊地想，明天得跟邻居说一说，让他们晚上别把狗拴住。

接着他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是游泳池另一头传来的扑通一声。

是孩子们回来了？他得跟他们说清楚，他们该上

床睡觉了。

他抬起头来找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

但他看见了水上的微微波浪。

这两个孩子，他想着，他们准是想偷着过来吓唬我一下。对，等他们浮出水面，让我来吓唬他们一下。

这会儿他能看到水底下一个白乎乎的影子。

这可不是他两个孩子的样子。

它是——

他说不出来是什么。

他能看得出来的只是一团肉乎乎的东西，像浮水气球那么大的一团东西。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冲着他过来。

“见鬼，是什么东西？”他嘟哝着，边向游泳池边上退去。

但他动作不够快。

那团东西冲着他，像颗炮弹一样一头撞向他的肚子。

他痛苦地弯下腰，沉到水里去。

他使尽全身力气直起腰，嘴里吐着水，喘着粗气。

那团东西又冲向他。他尖叫起来。他觉得好像被撞成两半一样疼痛难忍。

他抓住水池的边，竭力想爬出去。

那团东西从背后猛击他，一阵疼痛袭遍他全身。“啊——”他痛苦地叫着。他绝望地扒着水池的边沿，回过头往下看。

他看到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他子里的水。

这是鳄鱼人杰拉德·格莱兹布鲁克最后看到的東西。

第二章

“你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是渔夫钓到了大鱼。”特别警探苔娜·斯考利对特别警探福克司·默得说。

默得微笑着。斯考利直了直身子。她知道是什么样的事会使她的同伴这样微笑。肯定是希奇古怪的事，那些联邦调查局探员惟恐避之而不及的事。

“看看这个。”默得告诉她。

他从凌乱的书桌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斯考利。

斯考利看看照片，惊讶地张大了嘴。

她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终于见到了你所谓的那些外星人，还拍到了他们的照片。”

“不是，”默得说，“他是个人。”

“我的上帝，他这是怎么了？”斯考利问道，“他的头上怎么会有这些……这些……鱼鳞呢？”

“他没怎么，只不过生下来就这样。”默得说，“你再

看看别的照片。”

默得拿起另一张照片给斯考利看。

这张照片照的是这个人的全身。他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布满了鳞皮。

“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默得解释说，“这种病叫鳞癣病。病人的皮肤不断变硬，然后剥落，有点像树皮，但是表面看起来却像鱼鳞。”

“这种病致命吗？”斯考利问。

“不，一点也不，”默得说，“甚至一点都不疼。有癣苦的话只是来自他人对这种病人的反应——回避他们，躲得远远的。”

“是这样，”斯考利说，“人们有时候对外表怪异的人很残酷。”

“首先从叫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默得说，“人们把他们叫做‘怪物’。”

“所谓棍棒能伤人，但恶语更伤人。”斯考利说。

“但这个人，杰拉德·格莱兹布鲁克，却安然处之，还混得不错。”默得说，“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鳄鱼人。他用这个名字在马戏团和游艺团演出赚钱，生活还不错。他不是被棍棒，也不是被恶语杀死的。”

“那是什么呢？”斯考利问。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默得说，又拿出另外一张照片给斯考利看，“怎么样，猜猜看吧？”

斯考利看着照片。格莱兹布鲁克面朝下躺在游泳池的边上。斯考利眯起眼猜仔细地看看他后背部的伤口。

“伤口大致呈椭圆形，”斯考利说，“约四英寸长。我想不出来凶器会是什么东西。凶器找到了吗？”

“没有。”默得说。

“还有别的伤口吗？”斯考利问。

默得摇摇头，说：“身体的其他部位完好无损。”

“是个小难题，”斯考利说，“当地警察肯定有得可忙了。”

“我们也有得可忙了。”默得说。他打开一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从里面拿出一大沓照片，“翻翻这个。”

斯考利拿起最上面一张。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的背上也有与格莱兹布鲁克一模一样的伤口。下面一张照片是一个大块头的小伙子，他的伤口在上腹部。

默得递给她影印的照片，说：“过去二十八年中，全国各地一共发生了四十七起类似案件。第一起发生在俄勒冈，最后五起发生在佛罗里达。案件的间隔时间最短仅相差一天，最长的长达六年。受害者年龄、种

族、性别各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遭杀害的原因。”

“会不会是那些奇异的宗教仪式？”斯考利说，“那儿有好多疯狂的宗教派别。”

“不是，”默得说，“现已知道的宗教派别中，没有用这种方法处死人的。”

“会不会是一个系列杀手？”斯考利问。她已经看到了最后一张照片。

“不太可能。”默得说，“若是个系列杀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作案，会越来越凶残。但这些案件却没有显示出这种模式。”

默得把照片放回到卷宗里，然后问：“关于我们的新案子，还有什么想法吗，斯考利探员？”

斯考利重新拿起鳄鱼人的照片。

“默得，想象一下，长着这么一副模样活在世上会是什么样呢？”她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恐怕现在问他已经太晚了，”默得说，“但你还有机会去探个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斯考利问。

“杰拉德·格莱兹布鲁克有许多朋友，”默得说，“明天我们要在他的葬礼上见见他们。我们坐飞机到劳德